

房间里飘来一只萤火虫

李宇晴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国家为泰国

晚上十点半，手机屏幕上爬着砂子般微小的虫子。我躺在蚊帐里把手机关掉，瞥见黑暗中有一只巨大的萤火虫在房间里游荡……

这里是泰国中部偏西北的乌泰他尼府的一个小村子。第一天到达田野点，我来到住处后就四下观瞧。我所住的一层平房是座典型的热带建筑：墙壁与屋顶之间并不严丝合缝，而是留有缝隙，极其通风。房东詹比大妈在隔壁早已熟睡，她总是边看电视边睡觉，看着看着，九点不到就睡意昏沉了。我忽然很想念我的奶奶，她也有这个习惯，而我老妈也渐渐加入这个行列之中。萤火虫飞舞，伴随着微微风声和虫鸣，我翻身睡去。

好像很久没和自然这么近了。

2018年在泰国进行长期田野调查，这么长一段时间独自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

离自然近一些：城市VS乡村

傍晚和大妈的孙女在院子里玩，发现这里地上一片片的含羞草尤为敏感，轻轻一触叶片就立马收缩、闭合，再一碰，整个枝干就马上折下来，令人惊叹。

在这里住久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以前其实并不理解万物有灵的真义。可能只有在这种人烟稀少的乡间，各色动物植物才能获得最大程度的灵性。当人类祖先在还没有获得大规模改造大自然的工具和能力之时，大部分人们都相信“万物有灵”。当处在浩瀚的大自然之中，暂时忘却人类中心主义，才发觉人不过是与自然共生的动物之一——离大自然足够近，才能理解万物有灵的感觉。

为什么人类学家那么钟意于乡村生活的研究？乡村生活代表了人类对农耕时代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慢生活的一种怀旧和想象，因为它逝去难以复返，所以往往被抹上了“诗意的栖居”之浪漫色彩。我无端地认为，栖居的概念似乎只存在于大自然之中，在人口不稠密的地区才拥有可能性。真正在乡村生活，才能使人得以反观何为城市生活。

城市生活，相形之下有一种“暂时性”的感觉；城市是陌生人社会，是为了生计奔波的地方，不是慢生活的地方。城市生活必须忍受密集的人口和尾气污染，城市人无时无刻不在与时间赛跑，与他人竞争。城市人住在远离大自然的人工环境中，到处是扭捏作态的广告，涌动着引诱消费的狂潮。大部分人过着打工人生，为了生存打起十二分精神，奋力拼搏，视场合熟练地戴上不同的面具。地铁上，一张张陌生的脸孔上写满了麻木和疲惫。只在防备最低的时候，人的自然状态才会呈现出来。午夜梦回，丝丝思念涌上心头。

惠卡侃森林保护区侧记

而在惠卡侃森林小住的几日，让我真正得以进入大自然。

在朋友和老乡的带领下，我们来到泰缅边境的惠卡侃国家森林公园守林人小站小住。我们将在这个人迹罕至的深林里扎营三天。这里没有任何网络信号，我得以真正做回自己时间的主人。

惠卡侃雾气缭绕的清晨，让人如临仙境。露水滑落的声音宛如落雨一般，一片雾霭色之中，朦朦胧胧什么也看不见，满耳只听见婉转的鸟鸣，要比白日里更胜。第一天，我早上七点才起床，不幸错过了野猪过河的场面。同行伙伴亲手磨制的滴漏咖啡香浓诱人，稍稍弥补了一点遗憾。



图1 惠卡侃森林早晨的浓雾 作者提供



图2 一只野孔雀前来觅水 作者提供

不远处是来自层峦远黛汇集而成的河流，傍晚时分，我们擅自闯入，踩着齐大腿深的河水溯流而上。水流湍急，同行伙伴匹周的两个小儿子——扑帕和纳瓦两个不到六岁的小男孩，竟也跟着走了好长一段路。

路边隐隐传来了动物尸体的腐臭味，我们一路寻味而去，找到了腐尸的来源。原来一条齐脖子粗的大蛇死在了河边，半截蛇身已经腐坏，从另外半截蛇身来判断，它拥有惊人的长度。同行的老乡半开玩笑地说：“它可能吃了一只刺猬，死于消化不良。”



图3 跋涉 作者提供



图4 静谧的森林 作者提供

沿着河流大概跋涉了三、四个弯，我们上岸来，进入茂密的森林。稍微往密林里探了几步，惊起树顶的猴群无数。这里有数十颗香树（ต้นไผ่ขิง）生长在一起，雪白的树身光滑细腻，在金色夕阳的光晕下昭示着密林深处的富足和安宁。

前一阵子的雨季，山上的一名巡逻员被突如其来的山洪带走了，大家都难以置信，因为他大半生都在保护山林，经验丰富，没想到最终还是被大自然带走。人们疑惑、不解、痛心，最终只能化作一声叹息：“每个人有自己的命数”。

晚上吃火锅，大叔大妈准备了一车子的食物，但我们忘记带筷子了。于是

我们便就地取材，同行的老乡匹齐就用镰刀削起了竹子，削出了六双筷子。我们席地而坐，烫火锅，边吃边聊，聊的内容五花八门，比较开放，比如村长的情人是某学校的某某老师，谁的小老婆又是谁；当年村长选举日谁又半夜挨家挨户送钱，惊起此起彼伏的家犬叫声，那一夜也被戏称为“狗吠夜”。在酒局上、在街头巷尾里传播的八卦，尽数被大家抖落出来分享。天空像是黑丝绒一般的幕布，上面镶满了闪闪发亮的钻石，我看得如痴如醉，不知道何时能再见这样的景象。



图5 变化多端的河流 作者提供



图6 镰刀削竹子做的筷子 作者提供

最终还是到了返程的那一天。我们小心翼翼地把所有垃圾都打包带走。四周许久不愿意打开手机。问扑帕这次好玩吗？他忽闪着眼睛说：“好玩，好玩”

到眼泪都出来了。”

再见了，森林！

复杂的环保主义

现代人对原始自然的依恋情感在自然保护组织的强力运作下得到引导和释放。60多年前，泰国皇室还允许村民进入森林去砍树、造田、狩猎。在色布·那卡萨田（Seub Nakhasathien）基金会等环保组织和环保力量的不懈努力下，惠卡侃被打造成世界遗产和自然保护区，泰国人民的环保意识随之日益增强，环保主义者越来越多。自从30年前惠卡坎森林区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遗产，国家机构就开始加强对森林资源使用权的管控，附近的克伦人、佬人再也无法随意进入打猎、围林造田，这一大片森林得以免于逐年缩减的命运。

据说，现在在惠卡侃森林边缘的兰萨县城还遗留着很多把村民迁出森林保护区相关的土地官司。同行的老乡告诉我，他的父辈还能去森林打猎，现在家中还存放着捕猎野物的手工工具，不过已经用不上了。以前当地人依赖森林谋生的生存权基本上也不复存在了。

目前来说，森林保护区属于泰国的国家资源。然而，2018年泰国一位富豪在国家森林保护区公然猎杀黑豹一案猛然拨动了人们敏感的神经，这件事不仅触怒了环保主义者，更激起了人们对特权阶层的愤慨。著名的泰国说唱歌曲《我的国家有……》第一句便剑指此事。森林到底属于谁？当世界情绪的钟摆缓缓荡到自由主义的高处，便在人们对自然的无限掠夺、相互踩踏剥削和大多数人沉默的异化中渐渐停住了；然后钟摆轰然启动，由慢到快迅速下坠，向反方向荡去。

森林之旅给我留下了无数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村里住的时间久了，我的卧室里每天晚上原本满是到处爬的虫子，现在明显减少了许多。我看到附近墙壁上有好几只壁虎半透明的白色身影，没准这是它们的功劳。但同时我也感觉到，虫子似乎也是有灵性的，知道这间屋里住了人，就不再来光顾了。这便是自然调控的结果。

不知何时房间里能再飘进来一只萤火虫？